

★ 艺田闲话

经济大发展与艺术大作品

◆ 王犁

经济大发展为什么要出大作品？相信这里所说的大作品其实是优秀的作品，我不想将作品大小与否与优秀作品之间的关系徒费口舌，还是想谈谈优秀作品。记得文学作品里有报告文学，也记得报告文学里出现徐迟的《祁连山下》，还有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。《祁连山下》一出来，读的大家的心都飞到敦煌去了，不能像常书鸿先生那样献身敦煌，也在梦里向他表达敬意；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一出现，枯燥和神秘的数学反而变得迷人起来，陈景润先生更成为各行各业的榜样。不知什么时候文学界开始羞于叫报告文学，于是出现“非虚构”的称呼，再叫报告文学估计你是不了解文学界的行情，但“报告文学”的改名倒是值得美术界思忖，下次轮到美术界也会有画种靠改名突围。

叫什么不重要，优不优秀才重要。

从《凌烟阁功臣图》到《康熙南巡图》，这些体制要求的大制作，不

是一己之力可以完成；《凌烟阁功臣图》仅留文字表述，但从汉代帝王陵遗存上的雕塑造型，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象，不是现今科学发达可以超越。也可以在《康熙南巡图》看到体制有体制的要求，记录大事件讴歌天朝盛世，作为美术史意义优秀的作品来说，肯定不如同时代石涛的《搜尽奇峰打草稿》或八大的《河上花卷》，出现这个答案后，我们的思维很容易用一种正当性去否定另一种正当性。半个多世纪意识形态教育，谁都可以找出一堆理由去批判《康熙南巡图》的不足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找出一堆理由去讨论它的意义，相信这就是文化范畴里艺术对于人类的贡献，或者说对于未来的意义。在摄影、影像没有出现的时代，哪怕学术上不那么高级的大制作，也成为我们了解康熙盛世的佐证，假如放到现在，将会被其他记录功能取代。何况还有古人大制作的精良，难怪也有人一直被诟病的馆阁体抱不平，说“劝君休鄙馆

阁体，时下几人精此功。”

讨论艺术很多时候我们会不断地换位，究竟是从艺术创作者的角度去看话题，还是从艺术欣赏者的角度去看话题。假如从艺术创作者的角度去看话题，怎样的单一和狭隘都会是造就独特艺术作品的理由。假如从艺术欣赏者的角度去看单一或狭隘地看待艺术话题，你只会拒绝或漠视艺术的本质，假如说上帝让人类拥有艺术这一迷人的门类的活，它就是让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和丰富。作为欣赏者可以有自己的趣味选择，但不能丧失宽容的态度，艺术教养并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艺术家，但正是艺术教养带来的宽容，或许会影响我们面对日常工作、生活等七七八八的事情会更加宽容。所以经济大发展了，艺术出不出大作品，不能仅仅从艺术的规模形式等而下角度来看，更要看艺术在推动形成良性的社会环境和文明进步上的作用，而今后历史对其作用大小的评估，才是衡量作

品“大小”的标准。

对于文化史或者对于艺术史来说，大画家和大作品总是产生以后的话题。那些美术史不可回避的大艺术家以及大作品，比如说范宽与他的《溪山行旅图》，比如说黄公望与他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这些经过千年美术史的淘洗，人物和作品非常具体；到了近代美术史，虽然已经锁定极少数几位人物，要聚焦某件作品还有待时日，比如齐白石、黄宾虹，他们一生的努力丰富了我们的文明，再具体一点说丰富了我们传统中国画的语言，成为20世纪美术史的杰出代表。假如没有“齐黄”，20世纪中国美术史会为之黯淡失色，可谓构建美术史轨迹的大江大海，而文化所需要的丰富性比我们接纳的能力还立体多元，它不仅需要大江大海的波澜壮阔，也需要细流涓涓的泉水叮咚，所以关良、韩羽等也不可漠视。而韩羽这样的异才的“小打小闹”与自己所处年代的动画一结合，整出一

出《三个和尚》，不知道是动画史上的小作品还是大作品，相信朋友们会同意这样有意义的“小作品”越多越好，它只会丰富我们的文化，丰富我们的时代。

经济大发展了，生态环境好了，文化自有自己的生态，能为吃饱饭后的人们奉献需要的精神食粮，反过来文化艺术进一步推动了环境的改善。我担心经济大发展后，我们是否拥有一颗宽容的心，不管面对艺术创作的大与小，还是面对社会环境缺失，都会有力量拥有向上向善的意志，去努力寻求社会缺失后修补的意识或能力。回到我们美术家自己，传统的与现当代的，主题创作主流的与非主流的等等，还好现在网络发达，让很多体制以外的好手可以浮出水面，但也不可避免被喧嚣的网络包围，喧嚣的世界正在考量我们的辨识能力，提高对未知世界可能性的宽容，宽容的胸怀和辨识的能力是看待事物相辅相成的两面。

★ 林距离

纳凉图的凉意哪儿去了？

◆ 林明杰

入伏之闷热，虽有空调，亦头脑昏昏。难怪古人喜作纳凉图，或有望梅止渴、赏画消暑之功也。

历史上很多著名画家都画过纳凉图，大多格局都是依山傍水处，幽篁古树间，置一疏简小屋，屋内高士作读书或摇扇状，也有二人席地，默然闲坐。而很多山水画作虽未名以纳凉，但自有一种清凉意。而这种清凉意，是中国古代文人画的普遍意趣，所以也可以说，中国古画大多可以当作纳凉图看。

上海博物馆有一幅清朝宫廷画家金廷标的《莲塘纳凉图》（左图），据说是根据杜甫诗意而作，但我觉得他未能体现杜甫诗意。杜甫原诗如下：

落日放船好，轻风生浪迟。
竹深留客处，荷净纳凉时。
公子调冰水，佳人雪藕丝。
片云头上黑，应是雨催诗。

杜甫的诗是潇洒的，而金廷标这幅画却是矜持的。尤其画中男子虽然翘着二郎腿，眉目中也是威严



的。画面左侧两个女子画得畏畏缩缩，如履薄冰，而且构图故意使之位置偏下，令男子坐着也比其他人高一头。看这纳凉图，毫无清凉意。

不过，你要知道他画的男子是乾隆皇帝，而他又是乾隆的御用画家，那就不奇怪了。

中国古代文人绘画中有一股潇



洒的意趣，那是文人画家用不以画谋生换来的可贵自由和潇洒。这种自由在元代以前，是中国远远领先于世界的文明。

大多数古代纳凉图，都是山水画，人物只在其中起点缀作用。而以人物为画面主角，却又画得精彩的纳凉图，我印象最深的是海派绘画领袖任伯年画的《蕉荫纳凉图》（右图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任伯年特别喜欢画吴昌硕。或许是他觉得吴昌硕的形象特别萌，特别入画吧。他把吴昌硕画成了半裸状，手持破蒲扇，坐在竹榻上。那真是画得栩栩如生，风趣幽默。我最佩服任伯年的是，他在土山湾学过西洋画造型技术，但他后来画的画，呈现出的完全是地道的、高超的中国画笔墨韵味，只有在造型的微妙处，你能感受到他经受过西洋绘画训练。

在中国画现代历程中，任伯年和程十发都是洋为中用，化洋为中而不露痕迹的高手。不像是有的画家，用中国的毛笔和宣纸去模仿西洋人的炭笔素描——那不是犯傻吗？而且这种画法还成了学院派国画的典型风格。唉，不说了，说了生气。心静自然凉，心静自然凉……

★ 他山之玉

不能超越时间性来评判艺术

◆ 高建平

艺术品有着时间性，长久的艺术魅力依存于当时所发生的艺术事件之中。

艺术品一方面有着永恒性，可以为人们长久地欣赏，并成为对以后的艺术的创作和欣赏起作用的范本。另一方面，它还有更重要的属性——时间性。艺术品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之中被制作出来的。它的魅力，也体现在一次又一次的当下影响之中。我们欣赏《诗经》之美，欣赏米诺岛的维纳斯之美，都不能超越时代，而必然要将作品放在它所属的时代去“遥想当年”“设身处地”。长久的艺术魅力依存于当时所发生的艺术事件之中。

不能超越时间性来评判艺术史的种种奇观。艺术经受种种挑战以后，美还会回归。

关于艺术的事件性的理解，恰

恰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一些难解的艺术美学问题。

比如，伪作有没有价值？美术史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一位名叫汉·凡·米格伦的人，画了一批画，编造故事，说是新发现的维米尔画。这位画家的作伪水平很高，骗过了许多美术史和艺术评论的专家，赢得了很高的赞誉。等到这些大名鼎鼎的专家们发表完他们的看法，这位有恶作剧之嫌的画家跳出来宣布，这些画不是维米尔画的，而是他自己画的。那么，结果如何呢？美术史家们的做法是，立刻默不作声，收回赞词。

20世纪有人仿17世纪维米尔而作出的同样风格的画，被学界认为是没什么价值的赝品。伟大的艺术家都是面对自己的时代，用艺术的语言传达出某种意义，从而造成

一个事件，并使它在事实上构成历史和艺术史发展链条中一环。

称赞需要理由，收回也需要理由。如果只有一个美学标准，那么，美术史学家们没有理由收回。既然他们以美为理由称赞这些作品，那就没有理由面对同样的对象又收回称赞。但是，对艺术品的评价还需要历史标准。任何伪托的艺术品，都只是赝品。它没有价值，如果它们作得很好，从而一定要说它们有什么价值的话，那只能说，它们只有伪作或作伪年代的价值，而没有原作年代的价值。我们不能离开时间来谈论什么是艺术。在谈论“什么是艺术”时，不能离开“什么时候是艺术”的问题。只有艺术家原创的时候才是艺术。这时，艺术家通过作画这样的事件，完成了意义的传达。

从杜尚开始，艺术和美不美已

经无关了，甚至成为对美的背叛。

别人的仿作没有价值，那么，艺术家自己的仿作呢？似乎没有人说它们是赝品。不少艺术家都在模仿自己以前的作品。一些艺术家有了成功之作之后，画商也往往会要求他重复自己。大卫所作的《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》，卢浮宫与凡尔赛宫各有一幅，哪一幅是真实呢？两幅都是大卫所作，也差不多是先后所作。哪一幅才是艺术呢？我还是想坚持，先画的那一幅，凝聚了画家的创造热情，在作画过程的摸索中形成了这种构图和色彩，使之成为杰作，因此是艺术，后画的那一幅只是前一幅的模仿。我们还看到这样的现象：杜尚在1917年送到美国某展览要求作为艺术品展出的那件名为《泉》的展品已经消失了，后来放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、法国蓬皮杜中心、瑞典

斯德哥尔摩现代艺术馆的《泉》，其实都是仿作，尽管有杜尚本人的签名。这件作品的意义，应当只体现在第一次要求将它展出的冲动，以及由此造成的事件之中。

一部艺术史，出现了种种奇观。我们不能将它们放在一个平面上，超越时间性来进行评判。所有的艺术品带着自身的时间属性，它们的形成都是或大或小的一个事件。我们只有在承认这种时间性的前提下，再思考这样的问题：有些艺术品不美，有些时期的艺术品不美，但是，它们在人类对美的追求的长河上，曾经起过一些作用。在经受种种挑战以后，美还会回归，回归艺术，回归自然，回归生活。

（节选自2017.6.28《文汇报》文艺百家，原标题《艺术发展到这一阶段，已经是对美的背叛》）